

編者的話

神從一本造出萬族，按理沒有人要因為自己的種族而遭受歧視或苦待，只是現實的罪苦世界卻時有發生，如真有受到如此不公平對待的，聯合國界定他們為難民，並且登記他們入冊，等待願意接待收容的國家。只是整個歷程實在有太多難以道盡的種種辛酸和感受，盼望這期封面文章藉著作者對東南亞哈扎拉難民的透視，有助我們稍為了解一點難民的需要和服侍他們的工作者所經歷的，心中被感動為他們呼求神和伸出援手。

穆標視窗在過去一期曾暫停一次，有讀者表示關注，火雞表示還有三期會繼續和大家反思和補丁。



命運選上你做難民

Kevin

我在東南亞工作，每星期跟聯合國介紹來的人進行心理諮詢。在輔導中心的同事大多只接受本地人個案，他們都不喜歡聯合國所分來的人。這些難民個案不能帶來收入，也因這個群體是結構性的二等公民，他們既沒有出路，更沒有前景，帶了一大堆解決不了的問題。面對這個不幸的群體，只會帶來愁煩、悲傷與痛苦。做輔導的最怕就是被拖進死胡同，幫不了人，反被害患上抑鬱。我接上的個案八九成是阿富汗人，他們大都是哈扎拉（Hazara）人，有十幾歲的青年人，單身的成年人，有大有小的家庭，及帶著幼童的寡婦。我嘗試從幾個人的生命故事去解答一些問題。

哈扎拉人從哪裡來？

根據26歲S的敘述，哈扎拉族是阿富汗的其中一個大族。相傳他們是成吉思汗的後裔，一直聚居於中阿富汗等區域。十九世紀末，有外族政治領袖要統領他們的領土，出兵鎮壓屠殺，使超過一半的哈扎拉族人死於戰火。S朋友說對自己民族的歷史不太掌握，他知道一直以來哈扎拉人在本土被其他族敵視。阿富汗有

不同民族，普什圖人佔多數，其次是塔吉克人；國教為伊斯蘭的遜尼派。哈扎拉人是第三大族，樣子長得像亞洲人（不像中東人），說的是哈扎拉話（即波斯語的一種），信的是伊斯蘭的什葉派。在擁抱極端主義的塔利班政權下，他們成為人肉標靶，大量逃往鄰國巴基斯坦、伊朗及西方國家。

過來東南亞做甚麼？

20歲的Z告訴我，他家在鎮裡的有利位置，被視為親美的國家警察曾借用其地方，以安排打擊塔利班活動。最後警察走了，塔利班回來綁架並殺害他的父親與哥哥。他媽媽不想再失



去兒子，決定要把兒子送到安全的地方，安排人蛇連夜把他送走。Z坐車到印度，被給予假簽證，坐飛機抵達馬來西亞，然後乘船到目的地，在那裡登記成為難民。他根本從來不知道要到那裡，幾經生死，抵達目的地後也不知那是甚麼地方。最後，他從同病相憐的同鄉得悉怎樣向聯合國登記，但隨後因帶來的美金用盡，只能流浪街頭，靠別人施捨。時間流逝，他已經在異國度過5年了，學會了一點英語及當地話，性命保存了，三餐卻不得溫飽，人不知何去何從。他還是保持正面，在輔導環節中，學會以做運動、操練正念默想及寫筆記等方法來保持心境健康，堅持積極生活。

在異國怎樣生活？

L是一位30多歲的媽媽，帶著3個孩子，靠著一個志願機構所給的100美金生活。她說沒有身分，買不到電話卡，需要靠當地朋友才獲得一個能被聯絡上的號碼。她很擔心子女的教育，13歲的大女比較幸運，得到一個由美國人設立的學習中心幫助，每周三天可以去上課。11歲與9歲的兒子卻沒有這樣的機會，每天在家無所事事，與鄰居兒童在街上玩。L每月交租以後，所剩的錢只夠十幾天的食用，月底他們都要挨餓。其實L因為老公被殺，一直受到極大的創傷，好幾次想輕生，但因為不想剩下孤苦的兒女，才打消念頭。死不了的她，卻每天與頭痛、絕望及生活困難搏鬥，沒完沒了。我介紹她到一個教會群體，去認識能關心她的人。結果，她兩個月後叫她女兒通知我，原來她要接受浸禮了。在聽她分享見證時，我覺得很奇妙，發現耶穌真的很有趣，在那不知不覺的時候，便與她說話了。

他們怎樣面對困難？

23歲的青年人K，到當地時只得16歲。當時不知甚麼原因，他不被聯合國安排進入其合作機構所管理的兒童之家，卻被送到一所當地的孤兒院。因為設施十分簡陋，孩童也缺乏照顧，他長了皮膚病，也遇到各種溝通問題，所以鬱

鬱不得志。他為了幫自己分散注意，決定每天早上去跑步，每次一兩個小時。他慢慢建立起這習慣，使他過度了最困難的時期。後來有朋友介紹他去教會，他本來只想敷衍了事，應酬一次半次而已。結果，教會的牧師主動關心他，叫他留下來，讓他幫忙教會一些雜務，讓他在教會住下來，學習當地話。結果，他聽到好消息、決志、接受浸禮，並在那裡幫忙了兩年多。他幫忙開展波斯語崇拜，為牧師在周日作即場翻譯。他與我見面的時候，已經是21歲個子很高的大男孩，雖然遇到很多不如意的事情，口中也提著要堅信主耶穌的帶領。他一邊在網上找翻譯工作，一邊於網上學習大學基要課程。雖然他的網上工作不穩定，也要靠有銀行戶口的當地朋友才能收到匯款，收的數目也只夠餬口，但在難民中，他是少數中的少數，有可靠的當地朋友，並能靠自己能力過活。

我們可以怎樣幫助他？

我在一個新書發布會裡，認識了34歲作者A。因為有一位外國人幫忙，與他一起寫詩，幫他編輯，並聯繫書商，他最後把自己撰寫的詩集出版成書。我聽他朗讀自己的詩詞時，都不禁被那悲涼的字句觸動心靈深處。原來他曾因為山窮水盡，只得喝不潔的溪水，吃將要腐爛的蘿蔔而弄出病來。他憶述小時在阿富汗屢次逃難，卻被鄰國遣返，差點死在塔利班手下。他見證妹妹被槍殺，爸爸及哥哥被消失，現在每晚發噩夢，頭部或肚子也不時痛得不可開交。我一直私下幫





他跟進，讓他有傾訴的對象，也介紹一些外國朋友給他，讓其他人能關注他的需要。現在，我幫他尋找加拿大的志願機構，希望幫他以難民途徑申請加國身分。他對於將來沒有太大信心，因為這過程需要人脈、資金並以月計的審批。我不能保證甚麼，但常與他祈禱，盼望會發生那意想不到的事。他一直致力教導不識字的婦女，也協助同鄉翻譯。如果他活到被合法送到異國，他計劃會成立志願機構，資助其他難民得到身分。

很多人認為，輔導員聽到很多悲慘的故事，自討苦吃。老實說，我覺得自己見識多了，並從各人身上學到多而又多的屬靈功課。神在栽種，並差遣人去灌溉及收割。神讓我看見他們良善、堅忍和活潑的生命力，鼓勵我拾起勇氣，坦然面對人生各種挑戰。神也在大家未察覺的時候已開了一扇門，讓人在不可能的情況下活過來，在黑暗中祂的足跡越見光亮。我期望更多人能為他們禱告，給他們送上祝福，並被他們的經歷所激勵。



散居的哈扎拉人

近年幾位哈扎拉運動員在世界體壇上冒起¹，在2008年奧運跆拳道奪得銅牌，也有足球名將，真的令人興奮舒心。難怪去年底一套在網路上映的電影《球勝難民營》也取材自兩三個不同的族群，他們怎樣透過板球聯結起來，為阿富汗兒童受訓為人肉炸彈的扎心主題找個出口。

由阿富汗分散各地

很多人認識哈扎拉人，起始於一部暢銷小說《追風箏的孩子》²，或者同名的電影。書中描寫的第二男主角人物夏山，是一個悲劇人物，他的母親是哈扎拉人，與第一男主角阿米爾是同父異母的私生子，但是因為種族不同，兩人一直不知道彼此兄弟的身分，維持主僕關係和兒時玩伴。直至阿米爾父親去世，哈山和妻子在塔利班時代受到折磨，失去生命，留下遺孤，秘密才由一位親人揭開。哈扎拉在阿富汗屬第三大民族，位於中部的山區，信仰伊斯蘭少數宗教派系什葉派，人口約有四百萬。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在塔利班的政權下遭遇到迫害，開始逃難，大量族人逃到鄰國伊朗和巴基斯坦，有些到了敘利亞、歐洲、美加澳洲等地。

註：

1. "Hazara Diaspora", *Wikipedi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Hazaras#Sports>. (2021年3月29日下載)
2. *The Kite Runner*, Khaled Hosseini, Riverhead Books, 2003.
3. <https://www.aljazeera.com/features/2014/3/21/afghan-hazaras-new-life-in-indonesia>. (2021年3月29日下載)
4. <https://www.bangkokpost.com/opinion/opinion/1696024/life-as-afghan-refugees-depicted-on-malay-stage>. (2021年3月29日下載)
5. 「哈扎拉人」，維基百科。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3%88%E6%89%8E%E6%8B%89%E4%BA%BA#cite_ref-2. (註2: Afghanistan. cia.gov. [7 December 2018],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8-12-24) (2021年4月8日下載)

東南亞的哈扎拉難民

至於我們第一次留意到這個族群的存在，起始於多年前為巴基斯坦祈禱，會為該國西部省市奎達內一個為數不少的民族祈禱，民族的名字以H字母起首，後來再因《追風箏的孩子》這本小說而認識多一點這個民族，才兩者聯結起來，哈扎拉人在巴基斯坦約有一百萬，屬福音未及群體。

兩年前，我在馬來西亞短暫逗留，遇上一個基督徒慈善組織在售賣由難民製作的布藝產品，其中有些產品的工藝優良，有一批布袋上面有標籤寫上了縫製的種族和名字——哈扎拉人和女性名字。從前知道阿富汗不少難民流徙在外，但鮮有留意當中也包括哈扎拉難民，而且竟然逃難到馬來西亞去。據了解，由於澳洲是難民收容國之一，東南亞便也是逃難路線的中途站，馬來西亞首都和印尼首都附近漸漸出現來自阿富汗的難民。原來早在2014年，已有新聞報導訪問了在雅加達的哈扎拉人，人數大約3800人³。而馬來西亞阿富汗哈扎拉人數則有1900人⁴。



哈扎拉人口

地區	各地人口數目
阿富汗	2,841,000 ⁵
巴基斯坦	1,000,000 (2011)
伊朗	500,000 (2014)
敘利亞	14,000 (2015)
歐洲	
1. 德國	40,000 (2015)
2. 土耳其	26,000 (2016)
3. 奧地利	22,000 (2015)
4. 英國	12,000 (2015)
北美洲	
1. 美國	10,000
2. 加拿大	4,300 (2006)
澳洲	20,000 (2016)
東南亞	
1. 印尼	3,800 (2014)
2. 馬來西亞	>1,000 (2019)

"Hazara Diaspora", *Wikipedi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Hazara_diaspora. (2021年3月31日下載)

宣教是甚麼？一定要漂洋過海？有差會和教會認領的才算是宣道士？讓我們進入視窗的時代，感受一下宣教在資訊爆炸下，我們可以如何理解宣教是怎麼一回事。一連十篇連載文章，新生的「穆」標視窗為讀者送上宣教概念，就如電腦更新的熱門補丁（Service Pack），深盼您本身的宣教「作業系統」能從補丁得到裨益，並且了解穆宣在新概念的影響下，產生怎樣的變化和張力。誠意推薦：

宣教定義面面觀：不同時式和對象的共同表達

社關與傳道不必要的二元化

甚麼是宣教？這個詞有些人不常提起，怕被人標籤說教，或者文化侵略。或許我們可以避免使用這個詞，或用上其他代名詞，好像「延福」、「差關」等等，又或者我們將所謂宣教的內容分拆：傳道、見證、社會關懷、跨越文化，還有創意佈道、醫院佈道、藝術傳道等，各適其適，宣教這個詞似乎是落伍、過期，最好不要宣之於口的詞彙了。

但我們結果又如何言述上帝對全地的心意？聖經的整體主題，貫穿在耶穌基督身上的大使命，作為基督的新婦和身體，屬於耶穌的信仰群體應該如何處理今天的生活處境，面對反覆無定的社會生態，堅持不同形式的聚集和宣揚「那召我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或許某一種的形式和面向是不足以概括整個大使命，西方人用Mission這個詞，我們可以直譯使命，但宣教的通用涵義也只是西方人Mission的中譯名詞罷了。

其實冷靜一點，讓我們在這世代，用已有的名詞重新與未信的世代溝通便可以了。也許「教」這個字對華人來說比較沉重，不單是宣教，還有新文化運動所摒棄的禮教，那種魯迅筆下「吃人的禮教」。整全的教導仍是人心所渴望，有恩典也有真理，也是保羅在混亂的羅馬時代囑咐提摩太的。整全的教導不需要太著重某一種宣教策略，社會關懷與直接傳講也是常用的方式，重點是在怎樣的社會需要怎樣的關懷，處境化策略的背後還有上帝之手。

城市宣教作為新的結合模式：如何結合？

讓我們把宣教放在城市的處境裡。城市從美國傳統福音或基要派的眼中，是邪惡和巴比倫系統的象徵，也是充斥貧窮和不公義的地方。我們要改變城市，成為上帝之城、天國之都嗎？聖經往往形容末後的日子，情況越來越糟糕：敵基督、古蛇、巴比倫在迫害神兒女到極處之際，號角聲響起，主耶穌駕著雲彩回來，使徒約翰隨即看見新天新地，有新的耶路撒冷聖城，是耶穌為信徒預備的住處，有生命水的河經過城內街道的中央，河的兩旁有生命樹，就是起初因亞當犯罪而不再讓人觸碰的生命樹。這個城市是耶穌為我們預備的，能醫百病的生命河水和生命樹的葉子也非人手所能預備。但宣教的終極指向這個與神同在、沒有黑夜的新耶路撒冷，而不是伊甸園或一條信仰氣氛濃厚的小村莊。如此巨大的反差，在世的基督徒應如何自處？

宣教到了這一代人，相信很多人都可以認同，在個人得救以外，神對人的使命還會帶來社會的更新轉化。個人得救與社會更新先後次序可能不同，在不同的例子裡，這些轉化復興能維持多久也有不同，但宣教使命以耶穌基督的救贖扭轉了人的命運為關鍵之餘，神對全地救贖和治理的心意也不應被忽略。城市作為藏污納垢之處，福音的大能也必會在其中照亮黑暗，而聖城和俗世的反差不應讓人變得純粹出世、嚮往田園隱樂，城市宣教還意味著我們在身處的小俗世裡發光發熱，預備一種與新天新地配合的生活形態，將來與現在於永恆的上帝面前並沒有分別，都是充滿意義的。

宣教的其他元素：禱告爭戰、文化改造、神學語言的整合

宣教是一場又一場的禱告爭戰嗎？絕對是。爭戰的核心是人心靈歸向的所在，墮落的人性往往自我中心，拒絕歸回安息、悔改和順服上帝的掌權。爭戰的其中一方當然是屬上帝的，另一方是不屬上帝的。這個不屬上帝的國，像是五花八門，沒有統領的，但耶穌說過若祂是靠別西卜趕鬼，家裡自相殘殺，那一家一國就必站立不住。所以鬼魔的國度也有首領，而禱告就是向世界的深處說出神對這個世人的心意，奉主的名吩咐鬼魔的國度交還屬上帝的子民和地土。宣教若只是傳講道德模範，便忽略了向黑暗國度奪回應有主權的面向。撒但又怎會錯過任何可以欺騙人心的機會呢？沒有禱告爭戰，宣教怎會有果效呢？

宣教是一次又一次的文化改造嗎？必然是。宣教不論遠近，跨越多少障礙，目的都是對準人心來宣講真理，從黑暗勢力奪回人心，並且教導人成為主的門徒，要公開地宣認與神立約的洗禮。在人成為主的門徒之過程裡，必然需要面對文化系統的結構性罪惡：貪財、情色，敵擋神的主權等。不同時代的信徒有不同的改造方式，例如：隱世克己、獨身，又或者全面禁賭禁麻將等等。也有些時候過了一個大時代，改造文化的方式出現末流弊端的現象，教會仍在不斷改革中。信徒群體的改革正是宣教所帶來的文化改造之載體，而文化改造的創始成終者耶穌基督，總是具有救贖和再造力量。

那麼，宣教又與神學語言的整合有甚麼相干？

穆宣：穆民的集體—神信仰形態與宣教策略

面對城市化和科技發展的衝擊，穆斯林世界的信仰表達也是層出不窮的多樣化。但整體而言，穆斯林仍然是有宗教律法意識的一群，對信仰和群體的忠誠也有高度的榮譽感，所以如果只是用城市宣教或文化改造的角度切入，在某個小環境從事職場見證，他們的律法意識很容易就把那些愛心行動視為理所當然，從傳福音的人來說就是總摸不著他們的心思意念。可是不要以為你直接向個別穆民表達一神觀念、耶穌是基督等權能信息，他們便會歡迎主的使者般打開心扉。除了三一概念與他們比較直觀的一神觀不同外，他們的安拉是極權和隱閉的，也沒有像與愛子原為一的啟示。耶穌對他們來說，可能是個愛的先知，但對於偉大威嚴的神聖，他們的反應是兩極化的。與穆斯林談信仰，另一個難題是人物與歷史理解的差距，而且兩方都對自己的版本深信不疑。一方面傳道者面對律法意識的高牆，另一方面穆民不容易單憑言說就體認歷史耶穌的真實與慈愛。

這樣說來，向穆民傳福音比起向猶太人或外邦人更加困難嗎？是的，穆民的信仰思維結合了後二者的傳遞福音信息的挑戰。那麼宣教策略又可以如何調整？

「齊來祝福新生裝修」恩典滿滿

「新生」辦公室已於今年1月底完成裝修工程。回顧這次裝修工程，真的有不少感恩事項：

一、計劃迅速完成

去年10月份，經董事會通過後，隨即於11月裡寫計劃書和預算、發出代禱信、思考室內設計、物色裝修承辦商、找搬運及存倉公司等；12月份努力清理及執拾18年來的物品和文件；今年1月便進行為期三個禮拜的裝修……感謝神！在短短三個月內完成這項大計劃！

二、神的供應足夠

香港在疫情的影響下經濟受著衝擊，「新生」的財務狀況亦是不穩定的。當我們決定裝修的時候，只是憑信心一邊將預算放在禱告中，一邊繼續進行各項程序。感謝主的供應！到目前為止，我們已經收到差不多90%的奉獻。

三、裝修過程順利

一直禱告求神為「新生」預備一個適合的裝修承辦商；神帶領一位忠誠的弟兄裝修師傅來負責。過程中，感謝神保守工人身體健康，而且裝修程序比預期早一點完成，所以後期的項目也能按時間表進行，完全不需動用後備方案。

四、小事奇妙安排

在今年1月中，我們去了一間有規模的傢俱品牌訂購新傢俱；一個星期後，從新聞得知這間公司的電腦系統嚴重失靈，連訂購傢俱和送貨的基本服務亦無法進行，狀況維持了約兩個星期多。另外，我們在這公司訂購了一個放置電腦的櫃，但送貨前一刻他們表示沒有存貨。不過，這反而有機會訂造一個更合適的款式擺放電腦。

感謝神在裝修的事上，大的小的祂都看顧；我們也要多謝每一位肢體的代禱和奉獻。現在，一班同工可以在一個光線足夠、整潔和舒服的辦公室裡工作了。



熱門辦公桌，可以接待、工作、開會等



資源閣，方便肢體瀏覽資料



光線充足和清新簡約的辦公室



讀新聞 學祈禱

阿富汗三女傳媒工作者被槍殺

笑娟

3月2日，阿富汗東部賈拉拉巴德市三名女性傳媒工作者在放工回家途中遭槍殺，另有兩名路人受傷。三名死者年齡介乎18至20歲，在私營電視台Erikas TV的配音組任職。警方後來拘捕了男子巴塞爾（Qari Baser）。

當晚深夜，伊斯蘭國在網上貼文，承認施襲，指三人被針對是因為她們為賈拉拉巴德「其中一間忠於叛教者阿富汗政府的傳媒機構」工作。

阿富汗總統賈尼譴責事件，指「對無辜同胞的襲擊，尤其是對女性，有違伊斯蘭、阿富汗文化及和平精神」。

阿富汗過去數月多次發生針對新聞工作者、社會工作者及中層公務員的槍擊和小型汽車炸彈襲擊。

（摘自《蘋果日報》3/3/2021）

全能的主，我們看到伊斯蘭國在阿富汗的暴行，傷害無辜的傳媒工作者和路人，企圖扼殺新聞自由。求祢施行公義的審判，為受害者伸冤，並幫助政府有效打擊破壞社會秩序的恐怖組織，令人民得享平安。願祢的恩光照遍阿富汗，拯救未認識祢的人民。奉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